

文苑撷英

想象中的橄榄树

◎朱百强

大年初二，小兵给舅拜年提回来一台录音机。录音机是舅给表哥小亮买的。小亮上中学，英语差，舅问为啥学不进去？小亮满脸苦相说：“别的同学有录音机，我没有，咋学？”舅借钱给小亮买了录音机，说：“我看你这下不好好学，还能找啥借口。”小亮没黑没明跟着录音机学英语。那天小兵去舅家，小亮在自己的屋子里听录音机播放《橄榄树》，就摇头晃脑跟着哼起来。他知道这首歌是一个叫三毛的作家写的，朱逢博演唱，歌词符合自己的心境和向往，好像是特意为他写的。他喜欢听这首歌，也爱唱这首歌，唱这首歌有种轻松感。

小亮大小兵三岁，还在学校读书，而小兵却因家穷辍学了，整天和一帮半大小子瞎混，没意思，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小兵发誓要当歌手，但没人教，每每听邻居家收音机唱歌、村口杨树上大喇叭播歌曲，就条件反射似的跑出去听，跟着唱。他能唱《一无所有》《军港之夜》《橄榄树》，还有其他的流行歌曲，但唱得不是那样好，想再听听原汁原味的歌声，继续练习，就向小亮借录音机。小亮却有些不愿意，说我用它学英语，不是听它唱歌的。你可以听，不能拿回去。小兵拉着表哥的手好说歹说，小亮拗不过表弟，答应了。

小兵当下提录音机就回家了。外婆撵到院门外，看着单薄的身影说：“小兵，你还没吃二顿饭哩。”头顿饭是大米饭，外婆亲手炒的腊肉，还有萝卜炖粉条，小兵吃了两大碗。他回头说：“我不饿。”就跑到杨树后面的大路上了。

皑皑白雪像扯开来的大棉被，覆盖了山坡、田野，光秃秃的杨树像卫兵站立在路边，零零星星的麦苗、油菜不安分地露出绿色的脑袋，崖畔上有星星点点开败的黄花。

小兵在笔直平坦的村路上昂首阔步往前走，火车头帽子的耳扇如鸟儿的翅膀，惹得过往行人不住地瞅他。他们弄不明白，大过年的，这个傻小子提着“哇啦哇啦”的录音机要去干啥？后边一个穿红袄的女娃跑上来，跟着录音机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在远方……”

村口的麦场成了娃娃的世界，热闹得很。他们穿着新衣裳，有的

打垒球，有的打陀螺，有的滚铁环，有的在“斗鸡”，以各种方式度过一年中最幸福、最欢乐的时光。他们看见小兵手中提了个明晃晃的匣子，还发出好听的歌声，都愣住了。那时候，村里能买起电视机的也只有几家，别说“哇啦哇啦”唱的录音机了。吴二喜从北京的姐姐家带回来一台12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他家院子人满为患，甚至有天晚上把围墙都挤塌了。去年秋天，一个年轻人留长头发、穿喇叭裤，扛着二尺长的录音机进了村，歌声震得村街上的电线杆都摇晃起来。村里小青年跟着长头发走街串巷，没黑没明地疯唱，把整个村子都要掀个底朝天。这下又见到了稀罕物，他们把小兵围住，这个问，那个问，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小兵自豪地说：“我舅家的。”再问，他就有些不耐烦了。

歌声似水一样在麦场上漫延开来，又似鸟儿飞扬起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撞击人们的耳膜。本来，听歌是他一个人的快乐，现在等于给大家分享了快乐。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子闹着玩，说看人家小兵去舅家拜年，他舅奖录音机，你舅给你啥？小孩哇地哭起来。有个戴蓝帽子的男孩想要接过录音机，似乎他提到手中，跟里面唱歌的人就更亲近了。小兵挥挥手说：“避远，你提摔坏了咋办？”

伙伴们像跟屁虫似的只能跟着小兵走。小兵走过麦场，走进村街，走进他家院子，把录音机放在窗台上说：“我小亮哥用它学英语，我借来听几天，初六他来我家走亲戚就提回家了。你们只能听，不能动，知道吗？”说着便回屋去了。

本来，伙伴们没想到要动录音机，小兵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们，他们对这个能唱歌的匣子更好奇了。于是，这个上前摸一下，那个上前摸一下，似乎要验证一下唱歌的人是不是藏在录音机里，是真人还是假人。小兵出门吆喝：“这是听的，又不是吃的，脏手乱摸啥？”蓝帽子吐了一下舌头，大家规规矩矩站在那儿，都撅起嘴来了，目光齐齐扫向录音机，看那里面还能发出什么声音。

歌声从小兵家院子飞扬，穿过树林，穿过街道，穿过一栋栋房子，近乎传遍了整个村庄。孩子们丢了魂似的往他家跑，已站了半个院子，其中有男孩，还有女孩，



他们脸上都露出了欢快的表情，其中几个还跟着录音机唱了起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在远方……”

小兵家变得热闹起来，跛子爷站在小兵家院门口朝里望了半天，说怪不得娃都往这儿跑，这儿有人唱歌呢。

蓝帽子说：“哪儿有人？人在哪儿？”

跛子爷嘿嘿笑说：“人在匣子藏着，你小子哄爷哩。”

院子里传来一片笑声。跛子爷说：“进来听呀！”

跛子爷说：“我爱听秦腔。”一瘸一拐走了。

天黑定了，孩子们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兵家。

吃晚饭了，小兵还在自己的屋里听歌。妈让他哥叫小兵，他哥看见录音机放在柜子上，小兵在跟着录音机唱歌。喊了几声，小兵没有应答。

小兵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沉醉在梦幻之中。“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小兵觉得那歌声在心中流淌，他仿佛变成了歌中唱的小鸟，也要飞过小溪、飞过草原、飞向天空……

他妈说：“这娃听歌咋就不知

道肚子饿了。”

他爸说：“歌儿能当饭吃，让他听去。”

一连几天，小兵不走亲戚了，一心一意守着录音机听歌。小伙伴们也天天撵到小兵家听歌。

初五这天，跛子爷拉着孙女小兰来听歌了。跛子爷说，小兰听说小兵家有录音机，就闹着要来听。几年前，因为生了一场病，小兰的眼睛看不见了。她在家中闷得慌。小兵妈说：“让娃听，她心里就畅快了。”

那天太阳出来了，暖洋洋的，小兵把录音机提出来放在窗台上。伙伴们哗地涌出屋子。小兵牵着小兰的手，让她坐在小凳子上。跛子爷问：“唱的啥呀？”小兵说：“《橄榄树》。”跛子爷哈哈笑了，说：“你们在‘橄榄树’下过年，我跟你妈晒太阳。”跛子爷便和小兵妈出了院子。

听着听着，小兰问：“小兵哥，橄榄树长在哪儿呀？”

小兵皱着眉头说：“它应该生长在草原上的小溪边，树上还有鸟叫。”小兰笑着说：“我听着也是这样的。”又问：“我能像鸟儿一样飞起来吗？”小兵说：“你能，能！”

伙伴们呼应道：“你能，你能！”

(选自《六盘山》)

乔县令设考场

◎王松平

小伙子衣衫褴褛，打着一双赤脚。

张师爷大惊：“他是谁？”

“他就是盗取库房东西的贼。”

乔县令很平淡地说。

“什么？”张师爷如堕五里雾中，“老爷，你……你为什么非要辞退我，让一个贼当师爷？”

乔县令捻着一撮长须，慢慢地说道：“奇怪吗？你听我讲个故事。”

于是，乔县令讲了这样一件事：昨天黄昏，乔县令在回府路上遇到一个小伙子愁眉不展，他便上前搭讪起来，问：“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

小伙子憋红了脸，说：“大伯，实不相瞒，我本是个穷秀才，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想到有钱人的家里偷点东西填填肚子。”

乔县令很奇怪：世上做贼的人，谁会这么老实地告诉别人呢？

于是试探着说：“我其实也是个囊中羞涩的穷老头，但我可以带你去个好地方，你偷了东西我们平分好吗？”“行。”小伙子很爽快地答应了。

天色渐黑，像半透明的纱，灰蒙蒙地罩着一切。乔县令转着弯子把小伙子带到了县衙后院。

小伙子一见，有些胆

怯：“这……这不是县衙吗？”

乔县令说：“是的，我带你来，就是让你去偷县衙库房里的东西。”

“这……行吗？”

“不用怕，我在里面有内线。”

乔县令说罢，进院子里暗中支开了看守的人，然后出来对小伙子说，“我去打探了一下，这会儿没人，正是好时候，你可以大胆地进去了。”

小伙子立即翻墙入院。

过了很久，小伙子才出来，他偷了两个银元宝，将其中一个给了乔县令。

乔县令拿着银元宝，皱着眉头问：“库房里就这么一点东西？”

“不。”小伙子说，“里面东西不少，大箱、大柜排了一边墙，但我只开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两个银元宝和三根金条。”

“为何不将三根金条也拿来？是担心两人不好分？”

“不是。”小伙子平静如水地说，“我做贼只是因为饥饿，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为了发横财，拿两个银元宝，也是按照先说好的，给你一个与你，否则我拿一个足矣。”言毕，小伙子告辞了。

乔县令见小伙子远去，立刻进

不差。

听罢，张师爷满头大汗，吓傻了眼。

张师爷本是个为人狡猾而贪财的家伙，听乔县令说库房被盗，要他前去查看，心中一阵窃喜，便想乘机浑水摸鱼，把账记在盗贼的名下。谁知进去一看，大失所望，大箱子、大柜子都贴着封条，没有开启，只打开了一只小盒子，里面的两个银元宝没了，但三根金条还在，于是他就来个顺手牵羊，把金条揣进了怀里，可万万没有想到乔县令竟在这里设下了一个考场！

这当儿，乔县令看了看一旁局促不安的小伙子，又望了望张师爷，冷冷地笑着说：“张师爷，你听了这个故事，你说我该用谁当师爷呢？是用他这个为人本分的贼呢，还是你这个浑水摸鱼、私吞公款的贪婪之徒呢？”张师爷哑口无言，乖乖地从衣兜里掏出三根金条，放到案上，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虽然你事出无奈，但偷盗总是不轨之举，下不为例！”乔县令严肃地说。

小伙子羞赧地低下了头，脸又憋红了……

(选自《小说月刊》)

一大早，乡下突然打来电话，急促地告知我，大伯垂危，他要见我一面。

我匆匆打车赶回铜台沟。

大伯九十岁，在我们刘家属于高寿。他的手像一把钳子，死死地抓着我。而且，往日浑浊的眼眸也放出熠熠光彩。大伯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心愿！”

大伯曾是一名志愿军，1951年1月初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他是连长。

那天晚上，他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限定时间内将一批军用物资送到战火正酣的前线去！

在甲屯里附近的铁路桥旁，大伯带人拦截了一列火车。

打开车门的瞬间，他怔住了：火车上有三十几名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他们身上缠着绷带，倚靠在车厢壁上。

但是，他还是咬着牙说：“对不起，请诸位下车，这列火车被征用啦！”

这时，从车厢后面挤过来一个女军人，她说：“不行，他们都是重伤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后方去。”

他说：“可是，不赶快把这批武器弹药、食品药品运送到前线，将会有更多战士失去生命！”

她说：“我不管，我这个排长有责任保护这些重伤员。”

他恳求道：“有点大局观念好不好？”

她却瞪着他：“我告诉你，治病救人就是我们医生的大局！”接着，她愤怒责问：“你执行任务，我也执行任务，你为什么非要中断我的任务？你不怕我挨处分吗？”

他不敢瞅她，不敢瞅那些脸上写满痛苦的伤员，他像霜打的秋菠菜，深深埋下头去。

他摆摆手，心想算了。

她不理睬他，转身要去关闭车厢的门。

可是，一个人却从一副担架上，咕咚滚下车来，那人全身绑满了绷带。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双眼说：“都别争了，我叫夏天光，是116师团职参谋，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前方战事要紧，它关系到众多战士的生命！”

即刻，那些伤病员有的挪下，有的滚下，有的跳下，纷纷离开车厢。

也有不能动的伤员在担架上呻吟，枉然地向车厢外挣扎着。夏天光喊大伯：“抬呀，愣什么呢！”

很快，车厢被清空了。

大伯急忙带领战士装好物资，向这些伤病员和陪伴他们的地与另外两个女兵，敬了一个军礼，叮嘱他们在原地等着列车返回。火车一路鸣笛，驶向战火纷飞的远方。

列车驶出不远，他再回头，月色下看见她和战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在给东倒西歪的伤员包扎。

五个小时后，从前线返回，他指挥列车驶向那座桥。

来到桥头，他跳下机车，四下张望，哪里还有她、夏天光和那些伤病员啊！

天渐渐破晓，凄苦的北风像饥饿的猩猩在咻咻地吼。他茫然四顾，发现脚下只有焦黑的泥土、沙石与泥浆四溢的弹坑，还有冒着浓烟的金达莱枯枝。

“人呢！”他喊。

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天骤然亮起来，像舞台的幕布倏地拉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眼泪竟然眸里啪啦地一颗一颗掉下来。

“都死啦！炸死啦！美国鬼子的‘黑寡妇’飞机，一颗燃烧弹，就把这些孩子全都炸死啦！多好的中国孩子啊！”一位朝鲜阿妈妮趑趄着朝他们走来，老人悲怆地呼号着，脸上是血，手上也是血。

大伯说罢，有一刻昏迷过去。但随即，他又睁开了眼睛。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吗，那个排长？

我摇摇头。

他顾自说：“她是我负伤住院时相识的恋人。本来，我们说好要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的。我一辈子不再娶妻，也是为了她！”

大伯长叹一声继续说：“我有个愿望，就是要把我埋在那座桥头，和她，和那些牺牲的战士在一起。”

我含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他说：“记住，千万不要给我立碑。我不要名字！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那么多志愿军战士，很多都是无名英雄！”

(选自《解放军报》)

英雄无名

◎刘澍